

兩地分享情報打擊海上走私

今年4專項行動成功見成效

【香港商報訊】由於新冠疫情肆虐，香港與內地「封關」，不法分子將走私活動轉到海上，隨著水警總督察林婉儀反走私時不幸殉職，海上走私活動猖獗程度廣受社會各界關注，如何遏制不法分子成為全城焦點。海關關長何珮珊表示，香港海關已與內地執法部門建立情報協調機制，合作無間打擊走私，今年的4個專項行動都很成功。此外，她亦分享本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之定位的看法。



新冠疫情肆虐，不法分子將走私活動轉到海上，海關及水警近年檢獲違禁品明顯急升。資料圖片



警方曾於本港檢出大批裝走私快艇。資料圖片

「清灣行動」破55宗走私案

在香港與內地執法單位合作無間之下，林婉儀很快便沉冤得雪。廣東省公安廳10月11日與香港警方同時公布偵破香港「9.25案件」，指公安和海警機構在案發後不久即已拘捕涉案嫌疑人鄧×彪及鄧×橋，並查獲衝撞香港水警巡邏艇的涉案「大飛」。廣東省公安廳、廣東海警機構以及海關緝私、海軍、海洋綜合執法部門亦於10月1日至7日，開展聯合「清灣行動」，集中打擊「大飛」走私違法犯罪活動，共破獲55宗走私團夥案件，拘捕353名犯罪嫌疑人的，查獲860艘大飛等非法船舶，清查非法船舶藏匿點、上岸點1413次，查處49間非法船廠、62個非法冷庫及交易場所，扣查進口發動機、車輛、凍品、油品以及一批違禁品。

「我們(香港海關)與內地海關合作無間，今年共有4個合作的專項行動，包括打擊走私龍蝦、凍品、瀕危物種及高檔消費品。行動都很成功，香港與內地雙方均檢獲了大量的走私物品，亦瓦解了當中重要的走私團夥。」香港海關關長何珮珊近日接受本港媒體訪問時如是說。

疫情加劇海上走私問題

執法及便利商貿是海關的重要職責。然而，在新冠疫情之下，走私手法層出不窮。何珮珊表示，過去旅客跨境時，會有水貨客以「螞蟻搬家」形式，將貨物從香港運到內地，由於現在口岸基本封閉，只剩下港珠澳大橋及深圳灣，這種方式隨之減少；由於防疫抗疫，跨境貨車的檢驗檢疫更為嚴格，以至走私活動趨於集中在水路，這也令海上走私問題變得嚴重起來。

為打擊海上走私，何珮珊透露，香港海關與內地執法部門建立了情報協調機制，當香港收到關於海上走私集團的情報，會即時與內地分享，而當雙方均認為情報經營成熟至可以收網時，就會成立專案行動小組，計劃拘捕及執法行動，從而「一條龍」地對走私集團從上游至下游的物流鏈，一次擊破。儘管在嚴厲的打擊下，相關走私活動減少，但何珮珊指出，香港海關不會掉以輕心。「走私問題依然存在，走私活動不會消失，反而可能會改變模式，海關也將嚴密監測相關情況。」

完善口岸推動灣區建設

不僅是安全屏障，香港海關也是內地與香港、香港與世界的連接點。在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之中，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。何珮珊表示，除配合大灣區加快建設，香港海關要完善香港與深圳之間陸路口岸的功能，包括皇崗口岸的重建，以及配合港深政府就跨境貨物東進東出、西進西出的布局等。其中，計劃實施「一地兩檢」的皇崗口岸，目前正在對口岸整體設計、以及在「合作查驗，一次放行」下可行的清關模式等問題進行商討，香港海關亦參與其中。

至於跨境貨物的有關運作和布局，何珮珊表示，香港海關一直在積極配合。去年12月，深圳灣口岸實施24小時貨檢清關，未來亦會視乎疫情發展，實施

24小時的旅客清關服務。另外，香港海關也將配合港深政府適時全面開通蓮塘/香園圍口岸，該口岸於去年8月率先實施貨物清關服務。她還提到，大灣區海產非常豐富，尤其珠海一帶，這也促進形成強大產業鏈。為助大灣區鮮活產品「走出去、引進來」，香港海關正與業界及內地相關部門探討，希望將香港打造成一個進出鮮活產品至內地及海外的雙向平台。

作為香港首位女關長，何珮珊無可避免地成為了城中焦點，「我知道，將來的工作任重道遠，因為在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新時代背景下，香港海關要承擔維護國家安全，協同促進大灣區建設，提升香港營商環境等重要角色及職能。我會珍惜這樣重要的使命，全力帶領及團結海關團隊，履職盡責、實事求是、敢於擔當，以實際工作成效去贏取市民及業界的口碑。」她如是說。



何珮珊強調，明白香港海關要承擔維護國安等工作，任重道遠。中通社

「大飛」舵手不要命 執法人員易犯險



【香港商報訊】水警總督察林婉儀在海上緝私時，遭走私「大飛」撞翻所乘快艇而墮海，英勇殉職，全城強烈譴責冷血私梟；另於去年1月21日，海關淺水巡邏艇在沙洲海面進行反走私巡邏行動時，疑受撞擊翻船，釀成關員3死2傷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駕駛「大飛」的舵手普遍是內地亡命之徒，他們為豐厚報酬不擇手段，隨時讓海上執法的人員身陷險境。知情人士又認為，對付日趨猖獗的海上走私活動，粵港兩地執法單位應加強合作才能有效打擊。

刑罰低走私客常「大軍壓境」

受新冠疫情影響，內地陸路出入境受限，水路走私活動因而升勢明顯。根據統計數字，水警總區針對海上走私執法的拘捕人數，由疫情前的2017年至2019年間平均每年拘捕26人，急增至2020年拘捕66人，上升逾1.5倍。今年首8個月水警總區就海上走私執法拘捕約46人，相當於去年全年被捕人數近七成。知情人士指出，自2020年初因疫情「封關」後，

以往轉口輸入內地貨物的渠道受阻，故令海上走私趨於嚴重，十分猖獗。走私熱點亦由過往的南丫島轉移至機場對出、屬水警西分區管轄範圍的沙洲一帶海面，以便走私「大飛」接貨後，以較短的距離最快到達內地蛇口落貨。

網上曾流傳多個視頻，顯示在大澳對開海面，出現動輒數十艘「大飛」同時間將貨物走私運往內地，場面令人乍舌。

據悉，「大飛」在香港機場一帶水域來去自如，主要因快艇速度快，而且靠近內地水域，每當遇上香港水警或海關追捕，可隨時掉頭奔向內地水域，水警或關員因無權越境執法，只能望海興嘆，即使當場捕獲，他們一般被控非法入境罪，刑罰不重，令走私客更加有恃無恐，經常「大軍壓境」公然走私運貨。

改裝「大飛」較水警艇更快

知情人士續指，平均每艘「大飛」能裝幾十萬至百多萬港元的貨物，舵手在豐厚報酬驅使下，都變成了亡命之徒，「呢啲『飄手』(舵手)九成係內地人，據

知每一水(每一次)可搵過千元人民幣，一日可走五、六水，如果好景，一日就可賺過萬元仔。」這些來自內地的「大飛」多數到大澳及東涌一帶海岸取貨，再將其運往廣州南沙、深圳前海、珠海及東莞等珠江口兩岸，最後轉售給內地買家。由於利潤高，不少本地黑幫都有參與這些走私活動。

據悉，近年海上走私猖獗問題，除疫情外，內地近年取消「海上邊防」編制，反走私行動交由海關及海警處理，而香港水警反走私設備亦有不足，對於每天密密麻麻的「大飛」匆匆來去，執法人員只能疲於奔命。該知情人士認為，香港與廣東執法部門應該加強海上緝私的合作，並加強打擊黑社會的不法活動，而對亡命之徒更應嚴懲不貸。

另有退休水警人員稱，走私「大飛」可配備6個舷外機引擎，高達1800匹馬力，時速最高可達70海里，比起警方最快的「山貓型高速追截艇」時速60海里更快，雖然「大飛」全速前進容易壞艇，極速航行只可維持15至30分鐘，「不過香港同深圳附近，十幾分鐘都夠嘍！」然而，高速航行亦非常危險，「走私客往往往一鋪，唔好彩就下世再嚟。」

弘揚中華傳統文化

關公忠義精神在兩宋時期的歷史傳承

兩宋時期是關公忠義精神得到穩固、定型、發展成熟的重要歷史時期。

關帝廟有聯云：「漢封侯，宋封王，明封大帝，歷朝加尊號」。關公受到國家祭祀，歷朝加尊號的主要時間段從北宋開始。

北宋徽宗崇寧元年(1102年)始追封關公為忠惠公，大觀二年(1108年)又進封為武安王。宣和五年(1123年)，再加「義勇」二字，稱義勇武安王。南宋建炎三年(1129年)，改封為壯繆義勇武安王。孝宗淳熙十四年(1187年)，更封為英濟王。

元初大儒郝經在碑記中說「(關公)英靈義烈遍天下，故在者廟祀，福善禍惡，神威赫赫，人咸畏而敬之，而燕趙荆楚為尤篤，郡國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……千載之下，景仰響慕而猶若是」。

關公忠義精神在兩宋時期受到重視，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：一是，兩宋時期「崇文抑武」之風盛行，宋代雖有武舉，但卻以試策高低決定去留，考中狀元比領兵數萬、奏凱回師的大將軍還要榮耀。時人云：「狀元及第，雖將兵數十萬，恢復

幽、雲，凱歌勞還，獻捷太廟，其榮亦不及矣」。直到宋仁宗時期，西夏的戰事失利，嚴峻的邊防形勢，激發了朝野上下學兵學、民風尚武的熱情。

二是關公熟讀《左氏春秋》，武藝精湛，忠肝義膽，是古往今來名將中文韜武略、智勇兼備的典範。宋代理學對關公忠義精神非常推崇，福建泉州通淮關岳廟正殿高懸南宋理學家朱熹題寫「正氣」匾額，理學家歐陽修曾三異在《同語錄》中說：「《九歌·國殤》，非關雲長之輩，不足當之。所謂『生為人傑，死為鬼雄』也。」

南宋名將岳飛十分崇拜關公，曾多次對諸將說「要使後世書策中知有岳飛之名，與關(公)、張(飛)輩功烈相彷彿耳。」《鄂王行實編年》記載岳飛的忠義情懷：「我輩荷國厚恩，當以忠義報國。立功名，書竹帛，死且不朽！」

在今山西長治市沁縣石刻博物館中，陳列着一塊字跡斑駁的石碑。碑高120厘米，寬76厘米，額篆《威勝軍關帝侯新廟記》，碑文題名《威勝軍新建蜀漢寇將軍漢壽亭侯廟記》，落款為「大宋元豐三

年(1080年)孟夏望日鄉貢進士李漢傑記」。為現存最早的關廟碑記實物。

碑文頌揚關公「凜踰霜雪，忠之至也」，「上薄雲天，義之高也」，「有國士之風，言其忠且義也」。其威震華夏的忠義英雄氣概，叱咤生風，「曹公明略蓋於天下，聞其威名，勇氣幾奪，況下者乎？」

立碑署名者有七百八十人之多，立碑人身份既有勇謀兼備的驍將，也有前線作戰人員，以及軍隊中的各級行政、軍事官員。

碑文中還透露一則信息，狄青南征勝利，凱旋回朝後，皇祐五年(1053年)，宋仁宗曾為桂州關廟「賜額以旌靈貺」，比宋哲宗紹聖二年(1095)五月賜額關廟「顯烈」的時間早了四十二年，創下了歷史上皇帝為關廟賜額的最早紀錄。

「威勝軍關帝侯新廟」建立之後的第二年，元豐四年(1081年)，北宋丞相張商英在《重建關將軍廟記》中說：「陰兵十萬部從嚴，鐵騎咆哮汗金甲」，將崇拜關公，傳承關公忠義精神，與關公顯靈助戰結合在了一起，為中國歷代軍隊樹立關公

為「軍神」添上了厚重一筆。

北宋政和七年(1117年)，永興軍在關公故里《解州聞喜縣新修武安王廟記》讚揚關公稱：「(關)王之行事，其忠節勇功，炳若丹青，鄉人之所詳聞。」「王以義從昭烈帝，與飛為禦侮，恩顧雖厚，未嘗鮮禮，誓以其死，以事先主，可謂忠矣！至於率眾攻曹，水淹七軍，斬魏諸將，群盜畏服，威震華夏，曹公避銳，可謂勇矣！觀其曹公感義而堅不能久留，雖圖報曹公而委心於先主，終始不變，卓然過人。」

由於樹碑者多為當地弓級捕盜等準軍事人員，這一信息表明，關公忠義精神不僅從軍隊向地方準軍事力量延伸，同時也可視為古代警察拜關公的最早記載。

兩宋之對關公忠義精神的敬仰和推崇，為關公忠義文化的穩固、定型、發展成熟創造了積極有利的條件，推動了關公崇拜熱潮的興盛，隨着社會各階層對關公崇拜的日益加深，關公成為中華民族忠義精神的化身，為中華民族形成忠義價值觀念體系奠定了基礎。

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